

外国文学名著译丛书

D

*Fyodor*  
*Fyodor Dostoyevsky*  
*Fyodor Dostoyevsky*  
*lor Dostoyevsky Fyodor K*  
*Fyodor Dostoyevsky Fyodor*  
*Fyodor Dostoyevsky*

# 地下室手记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Fyodor Dostoyevsky

臧仲伦 译

漓江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译丛书

D

# 地下室手记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Fyodor Dostoyevsky

臧仲伦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室手记/(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臧仲伦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5  
(外国文学名著译丛书)

ISBN 978 - 7 - 5407 - 5672 - 7

I. ①地… II. ①陀… ②臧…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2662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087201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8 字数:110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1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 - 2671218)

##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名著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永放光芒,永远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和珍藏。

本丛书在尊重文明累积与普遍共识的同时,细心体察今日读者的需求,突出一个“兼”字,即兼及价值内涵的多向多元,题材、语言、风格的多姿多彩,以及读者兴趣、爱好、需求的多种多样。译本的择选也兼顾到卓有成就的老翻译家与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中青年译者。所选书目以小说为主,兼及童书、成长经典、抒情诗、散文、剧本、批评……时段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期为主,适当上溯到古代。总的要求好看、可读,读之有益。

自二〇一二年起,计划三年推出二百余种。每种书前有作品及译本的择选依据和权威评鉴,书中辑入外版精彩图片。

漓江出版社编辑部

## 作家·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辩驳的,就描绘的能力而言,他的才华也许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荣誉在于:他以非常生动而富有色彩的文字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绘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

——高尔基

陀氏是世纪的伟人之一,他在17岁时就立下誓言:为探索人的秘密而贡献一生。在他长达35年的文学活动中,可以说执著地追求了这一目标。从《穷人》中小官吏感悟世界的悲剧,到《同貌人》的双重人格现象;从西伯利亚时期感受到的“暴君与逆来顺受者”和“唯意愿论”、“唯意志论”,到“地下室”人精神现象的多重变奏曲……

——彭克巽(北大教授,“陀学”著名学者)

与生活疏远,与现实割裂……这一痼疾显然存在于俄国社会之中。屠格涅夫为我们塑造了几个因患此症而痛苦的人物形象;他的“多余的人”和“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都是这样的人物……与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相平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以非常鲜明的笔触写出了自己的“地下室”主人公……

——斯特拉霍夫

我引以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描绘了地下室的悲剧。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又无法达到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

## 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臧仲伦

《地下室手记》(1864)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里程碑,是他步入创作巅峰时期的定鼎之作,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宣言式的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他以后享誉世界的五部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总序。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称,这部小说构思于1862年末,成书于1864年。其实,作者早在鄂木斯克监狱(1850年1月—1854年1月)就已开始构思这部原名《忏悔录》的小说了。作者在他1859年10月9日写给他哥哥的信中就曾提到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思:“我是在狱中的铺板上,在忧伤和自我瓦解的痛苦时刻思考它的。”“在这部小说中,我将放进我的整个带血的心。”并说,这部小说“将最终确立我的名声”。

这样一部作品,这样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其哲理之深刻,思想之深邃,剖析之深入精准,结构之奇特,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分。可是这部作品,长期以来,却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诟病。

其因盖出于1934年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尔基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一人物是“带着一种为了个人的不幸与苦难,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迷恋而不知餍足地实行复仇的人的心情”。接着他又说:“人们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理的探求者。如果他真的探求了的话——那么他是在人的野兽的、动物的本能里找到了真理,而且不是为着驳斥,而是为着辩护才找到了它。”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地下室人”是文学形象,“地下室人”的观点并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将自己的一些经历(如上学时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加诸他所塑造的这一人物身上,但他毕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把人物放在主体位置上与之对话,使小说具有许多独立的声音;作者在讲主人公的故事,使用的却完全是主人公自己的语言和概念。把“地下室人”的思想感情看成是作者的自况,并非自高尔基始,在他以前的“陀学”研究中也屡见不鲜。

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不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而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的草稿中写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描绘了地下室的悲剧,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又无法达到它,而主要是这些不幸的人深信,大家都这样,因此也就不值得改弦易辙了!”最后,他又说,“造成蛰居地下室的原因”在于“自暴自弃,不相信共同的准则。‘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地下室人”的恶,“地下室人”的卑劣,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因为那个万恶的社会。他的过错是同流合污,无法自拔。请看,“地下室人”最后痛心疾首地说:“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哀号啊!

鲁迅说得好:“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原本是个失意的穷官吏,历经坎坷,受尽屈辱,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发达,洞察一切,愤世嫉俗。可是他又生性软弱,既无力改变世界,又无力改变自己。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想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只是随心所欲(“自由意愿”)和为所欲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却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却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狂人。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他之所以被人目为“怪人”,“狂人”,就是因为他爱发牢骚,爱说怪话。“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也

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诚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地下室人”就是俄国的哈姆雷特。不过这哈姆雷特不是丹麦王子,不是俄国的地主或贵族,而是一名俄国的穷官吏或平民知识分子,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地下室耗子”,是“非英雄”(антигерой)。

但是,这种人并不是当时俄国的个别现象,而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是至今还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sup>①</sup>俄国“陀学”界则称他是俄国“多余人”的当代变种。

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都有一种精神美,思想进步,行为高尚(虽然不乏骄横恣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却道德败坏,行为卑劣。“多余人”言行脱节,无所事事,“地下室人”则秽行不断,眠花宿柳,宿妓嫖娼。他满口“美与崇高”,可是却反其道而行之。《地下室手记》实际上就是新时代的《多余人自白》。“地下室人”曾这样说到他自己:“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我是一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思想发达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样。”这是一个敢于把自己叫做蛆的伟大的蛆。

有一位俄罗斯的权威学者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露角的作品之一,嗣后,他再也没有如此露骨、如此直言不讳地披露过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会主义,第一次公开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非道德的个人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这话未免有危言耸听之嫌。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说,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因此,某些人“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拟定的“幸福体系”,只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单凭教育就能改造好的,因为人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自己的“自由意愿”支配,有时还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对自己不利,却故意为之,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

最后,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地运用了音乐中的“对位法”,即表现人们复杂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或“复调小说”: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人物,有时运用内心独白,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彼此既一致而又不一致。妓女丽莎的痛苦心理与小说主人公因横遭人们凌辱而产生的愤世嫉俗是一致的,但他的自尊

---

<sup>①</sup> 参见本书第1页作者脚注。



心又使他由怨生恨,变得凶狠起来,又与丽莎的觉醒不一致。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奔腾澎湃而又深不可测。

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无奈与悲剧,人人都有切身体会,但又难以言说。

2012年3月19日

于北大承泽园

# 目 录

|     |        |
|-----|--------|
| 001 | 一 地下室  |
| 039 | 二 雨雪霏霏 |

## 一 地下室<sup>①</sup>



---

① 手记的作者与《手记》本身当然都是虚构的。然而考虑到我们的社会赖以形成的环境，像作者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仅可能存在，而且还一定存在。我想比一般更为清楚地将不久前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公之于众。他是至今还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之一。在冠以《地下室》这一片断中，这人将介绍他自己和他的观点，又似乎想要说明他之所以出现以及必然出现在我们中间的原因。下一个片断才是这人的真正《手记》，记叙他生平中的几件事。——作者原注



# 1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居然迷信到还能尊重医学。（我受过足够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迷信。）不，您哪，我不去看病是出于恶意。您大概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当然，我向你们说不清楚我这种恶意给谁添堵；我非常清楚，我不去找医生看病，决不会对他们造成丝毫危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而损害不到任何人。但是我之所以不去看病，毕竟是出于恶意。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我很早以前就这样生活了——大概二十年了。现在我四十岁。我以前在官署供职，可是现在已挂冠归隐。我曾是个心怀歹毒的官吏。我待人粗暴，并引以为乐。要知道，我是不接受贿赂的，其实应当受贿来犒赏一下自己。（蹩脚的俏皮话：但是我偏不把它删除。我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想这话一定很俏皮；可现在我自己也看出，我不过可憎可厌地想借此炫耀一番而已——我故意不把它删除！）当有人来找我办证，走到我坐的办公桌前——我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如果我能让什么人感到难过，我简直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几乎永远都能做到这点。这些人大部分是些胆小怕事的人：当然，因为他们有事求我。但是也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其中，我尤其受不了一个军官。他怎么也不肯低声下气，而是令人极其反感地把马刀弄得山响。为了这马刀我跟他足足斗了一年半。我终于制服了他。他的马刀不再响了。不过，这是发生在我年轻时候的事。但是，诸位，你们可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最让我生气，最

让我恶心的事就是，甚至我最恼火的时候，我心中还时时刻刻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是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是个怀恨在心的人，我只会徒然地吓唬麻雀，聊以自娱。当我气得唾沫横飞的时候，你们只要给我拿来个洋娃娃，给我来杯糖茶，说不定我的气就消了。甚至会打心眼儿感动，尽管以后我大概会对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羞得好几个月睡不着觉。我就是这脾气。

我方才说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官吏，这是冤枉我自己了。因为我心中有气。我不过是存心胡来，拿那些有事来求我和那个军官开开心，其实我从来也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在我心中有许许多多与此截然相反的因素。我感到这些相反的因素在我心中不断蠢动。我知道，这些相反的因素一辈子都在我心中蠢动，想要显露出来，但是我不让，不让它们出来，偏不让它们显露出来。它们折磨我，使我感到羞愧；把我弄得跟抽风似的——终于把我弄得烦透了，烦死了！诸位，你们是否觉得，我现在似乎是在向你们忏悔，在请求你们宽恕呢？……我相信，你们肯定是这样想的……然而，我要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这样想，我也无所谓……

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现在，我就在自己的这个栖身之地了此残生，愤恨而又枉然地自我解嘲：聪明人绝不会一本正经地成为什么东西，只有傻瓜才会成为这个那个的。是的，您哪，十九世纪的聪明人应该而且在道义上必须成为一个多半是无性格的人；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多半是智力有限的人。这是我积四十年之经验形成的信念。我现在四十岁了，要知道，四十岁——这是整个一生；要知道，这已经是风烛残年，超过四十岁还活下去就不像样子了，就卑鄙了，不道德了！谁能活过四十岁？——您说真话，老实回答！我告诉你们谁能活过四十岁：傻瓜和坏蛋。我要把这一点当面告诉所有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人！我要当面把这点告诉全世界！我有资格这样做，因为我自己会活到六十岁。活到七十岁！活到八十岁！……且慢！先让我喘口气……

诸位，你们大概以为我想逗你们发笑？这就错啦。我绝不是像你们以为的那样，或者像你们可能以为的那样是个非常快活的人；不过，假如你们被我的这套胡扯激起了兴趣（而我已经感到你们被激起了兴趣），想问我：我究竟是何许人？——那我可以回答你们：我是一名八品文官。我之所以在官署供职，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但也

仅仅是为此),当去年我的一房远亲立下遗嘱给了我六千卢布之后,我就立刻申请退职,蜚居在自己的角落,做起了寓公。以前我就住在这角落,现在则定居在这角落。我的房间很坏,很糟糕,在城边。我的女仆是个农村来的老娘们,又老又凶又蠢,而且她身上还常常发出一股臭味。有人对我说,彼得堡的气候对我的身体有害,以我这点微薄的资产住在彼得堡就显得太昂贵了。这一切我都知道,比所有那些富有经验而又聪明绝顶的谋士和点头示意派知道得更清楚。但是我还是留在彼得堡;我绝不离开彼得堡!我之所以不离开……唉!我离开不离开,还不完全一样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正派人最爱谈什么呢?

回答:谈自己。

那我也来谈谈自己吧。

诸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听),为什么我甚至不会变成一只臭虫。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有许多次我曾经想变成一只臭虫。但是连这也办不到。诸位,我敢向你们起誓,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拥有普普通通的常识就够了,即只需拥有我们不幸的十九世纪思想发达的人(此外,尤其不幸的是他还住在彼得堡这样一个在整个地球上最抽象和最有预谋的城市之中——城市也有预谋和没有预谋之分<sup>①</sup>)所占份额的一半或四分之一就足够了。比如说,所有那些所谓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他们拥有的那点常识对于我们也完全足够了。我敢打赌,你们一定以为我写这些是出于矫情,这么说俏皮话,挖苦那些实干家,而且还出于一种拙劣的矫情,把马刀弄得山响,就像我提到的那位军官一样。但是,诸位,谁会吹嘘自己的疾病,而且还以自己的疾病来炫耀呢?

不过我又算老几?——这一切人人在做,连疾病也有人在吹嘘,而我说不定比他们有过的之而无不及。我们无意争论;我的反驳是荒唐的。但是我依旧深信,不仅过多的意识,甚至任何意识都是一种病态。我坚持这种看法。我们先暂时撇开这一话题不谈。请你们先告诉我:为什么在那时候,是的,在那时候,即在我最能意识到像我们从前所说的一切“美与崇高”<sup>②</sup>的所有微妙之处的时候,偏偏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我已经不是去意识、而是去做这样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事了呢?……是啊,一句话说

① 影射当时存在于俄国社会中的政治迫害、秘密警察、人人自危。

② “美与崇高”这一提法源出十八世纪伯克和康德的美学论文,后在1840—1860年间对纯艺术的美学观进行重新评价时,已具讽刺意味。



完,也许,这些事大家都在做,但是为什么偏偏在我最清醒地意识到根本不应该做这种事的时候,我却偏要去做这种事呢?我越是认识到善和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会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淖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但是关键在于我身上的这一切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好像理应如此。似乎这倒是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对不是—种病,也不是中了邪,因此到后来我也懒得再跟这种邪门的事作斗争了。最后,我差点要相信了(也许,还真相信了),这正是我的正常状态也说不定。然而起先,开始的时候,在这斗争中,我吃过多少苦,受到多少罪啊!我不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因此一直把这当做一件秘密隐藏于心,隐藏了一辈子。我感到羞愧(也许,甚至现在也感到羞愧);以致发展到这样一种状态:常常,在某个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强烈地,意识到,瞧,我今天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一——这时候我竟会感到一种隐蔽的、不正常的、卑鄙的、莫大的乐趣,然而内心里,秘密地,又会用牙齿为此而咬自己,拼命地咬,用锯锯,慢慢折磨自己,以致这痛苦终于变成一种可耻而又可诅咒的甜蜜,最后又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极大乐趣!是的,变成乐趣,变成乐趣!我坚持这一看法。我所以要说明这事,是因为我想弄清楚: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乐趣?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认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结果是,比如说,由于强烈的认识:不错,他是个卑鄙小人,既然他自己也感到他当真是个卑鄙小人,好像这对卑鄙小人倒成了一种慰藉似的。但是够了……唉,废话说了一大堆,可是我又说明了什么呢……能用什么来说明这种强烈的快感呢?但是我偏要说明!—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话说到底!因此我才拿起了笔……

比如说我这人非常爱面子。我就像个驼背或侏儒似的多疑而又爱发脾气,但是,说真的,我常有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打我一记耳光,我甚至会引以为乐。说正经的:大概我能在这里找到一种强烈的快感,尤其是当你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再说,挨耳光——你会痛苦地意识到,你简直不是人,你成了